



园丁之歌

在桑植大街上，走着一位杖朝老人，头戴一顶蓝色布帽，瘦削的脸，面色黝黑，淡淡的眉毛下，一双慈善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肩挎一个写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黄布包，脚穿一双透着泥土芳香的草鞋，走起路来快步如飞。他就是“道德模范”覃永辉老先生，笔名覃葛，贺龙元帅故乡人，一位地地道道的土家老人，是活跃在武陵山区的“土记者”。

提起覃老先生，无人不知。他16岁那年，由于读书时喜欢写作，作文被老师夸奖，被同学传阅，被社会公认，初中毕业即被新华书店招工，从此“鱼入河流，龙入海洋”。他边工作边读书学习，畅游书的海洋，各类文章从他的笔下源源不断地展现在全国各地40多家报刊上。古朴的木屋里，几个木柜排列着书报，堆放着他发表的作品及奖

证。从1958年以来五十多年里发表的所有作品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体裁，竟达4000多篇（首）。在本土的作家群中，似乎还没有哪一位能这样高产。

在大山中土生土长的覃葛，从家门走进校门，从校门走进机关，花甲之年，又从机关走进家门，算是落叶归根。他不因白发催人老，而自悲，不因青阳逼岁除而感叹。他深信叶剑英的名诗“老夫喜作黄昏颂，满目青山夕照明”的意境，仍然退而不休，不放弃老有所学的美好追求，沉浸于读书看报写作的幸福里。覃葛读书看报如痴如醉，几十年风雨无阻，尤其是对《张家界日报》情有独钟。从开版到现在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订阅，而且读得那么仔细，保存得那么完整。假如你需要什么资料，只要找他，保证如愿以偿。假如几位文友到一起谈到谁的文章又上了《张家界日报》，他会如数家珍地说出谁的文章登在几版几条，几月几日，题目什么。

退休后的覃葛，本来应该在城里含饴弄孙，养花养草，下棋打牌。但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又回故土，与同样热爱这块土地的父亲相伴，栽点田，种点地，舞点丈，弄点墨。半耕半读，安度晚年。他的屋前屋后栽满了果树，田边地角种上了庄稼、蔬菜，除了自己食用外，其余全部分享给文友和有困难的朋友。也许是善感天庭，每年他的果蔬大丰收，养的猪膘肥体壮。每年的宰猪节之日就是文友们聚会之时。在写作方面他不是个人倾心创作，而是希望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传输给更多的下一代，凡是有喜爱文学的学生来找他，他总是有求必应。覃老凭着自己几十年的写作功底，辅导学生，从约稿，搜集采料，指导写作，然后审稿、修改、誊正，最后到打字社打印，推荐到报社，他总是严格把关，一丝不苟。打印费、邮寄费均是他自己掏钱。作品刊登了，获奖了，覃老又将信息传递给学生，把奖品亲自送到学生家里。他甚至还自己掏钱给

他们发奖金。他自费带领学生外出采风，近到本县远至怀化芷江、桃源，扩大学生的视野，丰富创作素材。挎在肩上的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黄口袋就是他为学生送奖品、送刊物的特殊标志。

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。覃老的辛勤劳动和付出结出了硕果，他辅导的学生的作品，获奖率达90%以上。在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第四届小小作家杯有奖征文中就有4人获奖。在中国校园文学》第五届小小作家杯竞赛中，刘晓庆《麦田里的守望》、刘玄玄《葛——我与中国校园文学》、肖肖《老夫子·小惠子》均获一等奖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有奖征文中又有5名学生获奖；在我市“我心中的森林城市”有奖征文活动中又有5位学生获奖。覃老辛勤育人的事迹不断感动着、熏陶着他的学生和身边的人，很多学生和了解他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用文字释放对他的崇敬和热爱。

覃老辅导的学生有刘晓庆、张睿、向轩轩、朱先娥、胡佳毅、刘

炫、朱丹加入了张家界市作家协会，为我市文学队伍培养了新一代生力军。学生原想撷取一片红叶，覃老却给学生一整个枫林；学生原想亲吻一朵雪花，覃老却给学生一个银色的世界。

八十有余的覃老先生精神矍铄，红光满面，腰板挺直，以最自然的方式耕读于田园，种豆南山，闲话桑麻，乐善好施，纳贤济友，辛勤育花。我想把他比作人间最纯净的墨宝，又想把他比作无私奉献的孺子牛；我想把他比作毛泽东心中的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的梅花，更想把他比作苍劲挺拔的老松。松树象征着坚韧、顽强，显示着高风亮节的精神；松树还象征着奉献精神，更兼有坚贞不屈、挺直高洁、不畏艰难的精神。傲骨峥嵘，四季常青，历严冬而不衰。这苍劲挺拔的老松，正是覃老先生的写照。

还有一个搞笑鬼。他胖胖的脸，大大的眼睛。他经常给我们讲笑话，我们大家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自己却一点儿都不笑。有时候，我们都求他别讲了，因为我们把肚子都笑痛了。

我们的鬼实在是太多了，有他们在，我们这个班级每天都有欢声笑语。（作者系永定区四都坪乡人，现就读于广东中山市纪中凯茵三鑫双语学校三年级5班）

课堂内外 捉鬼记

张好菲

听起来真奇怪，我们班上竟然有许多鬼。有调皮鬼、胆小鬼、聪明鬼、自恋鬼……

今天我就当一回钟馗，捉几个鬼出来让他们亮亮相。

这是一个书呆鬼，她学习非常优秀，每天都来得很早，一个人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学习。有一次，我悄悄地来到她的背后，小声叫她的名字，她都没有听到。我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她还被我吓到了，这真是一个书呆鬼啊！

我还要介绍一个机灵鬼，他乌黑的头发、水汪汪的眼睛、尖尖的鼻子，一看起来就有一股机灵劲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随手扔了一块橡皮，他侧身一晃，身手敏捷地躲过了。还有一次，学校举行班级足球比赛，他是我们班上足球队的守门员，对方开了一个角度很厉害的大脚球，球像飞镖一样飞到他的胸前，他像个猴子一样跳起来一下子接住了球，我们全班同学都为这个机灵鬼鼓掌喝彩。

还有一个搞笑鬼。他胖胖的脸，大大的眼睛。他经常给我们讲笑话，我们大家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自己却一点儿都不笑。有时候，我们都求他别讲了，因为我们把肚子都笑痛了。

我们的鬼实在是太多了，有他们在，我们这个班级每天都有欢声笑语。（作者系永定区四都坪乡人，现就读于广东中山市纪中凯茵三鑫双语学校三年级5班）

同桌的你

张静涵

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每每听见《同桌的你》那熟悉而亲切的旋律，我总是第一时间会想起腼腆又坚强的你。

你的马尾辫像毛茸茸的松鼠尾巴，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你，凭着优异的成绩和强烈的责任心担起了值日班长的重任，总是笑着说：我虽矮小，但浓缩的都是精华！你有两颗兔牙，由此兔姐的名称在班上传得沸沸扬扬，但你永远是一个勇敢的兔姐。

你的父母对你的期望很高，因此你的教很严。当我们还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听白雪公主的故事时，你已经学会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了。你的奶奶疼爱着你，每当你在若隐若现的泪花中举起被打得通红的手给她看时，她的心是痛的，她总是抚摸着它，轻轻地吹着。你也爱奶奶，每当奶奶给你做了好吃的等你背着小红书包独自回来，背着书包回来的你，总是先给奶奶夹一大块肉再去吃，奶奶笑着说：哎哟！这么大一块肉，我怎么吃得完啊！你的心是甜的。

可是天上不留情，某一天，传来了噩耗你的奶奶去世了。

我见过这个勤劳能干、和蔼可亲的老人，她总是那样热情，她的眼里，总带着一种对世间及其一切的深深的爱意。

奔了三天丧，我有些惊慌失措，你本来就很瘦弱的身子又瘦了一圈。你似乎还带着些伤感，像是在怀疑人生。这也许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这么伤心吧。

我把一只手搭在了你的肩上安慰你，看着你的样子，我也有些触景生情。我轻轻地说：想哭就哭出来吧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几滴热泪从你的脸上滴落下来，紧接着的，是嚎啕大哭！渐渐的，你的嚎啕大哭变成了抽泣，你带着泪水笑着对我说：谢谢你，我好多了。你给了一个美丽的微笑。

你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雨过天晴的太阳是那么明媚！

我的父亲总是对我说：能不断战胜自己的人就是一个伟大的人。也许就是你，亲爱的兔姐。

明天你是否会想起，昨天你写的日记；明天你是否还惦记，曾经最爱哭的你；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

（作者系慈利县一鸣中学496班学生 指导老师：胡晓晖）

校园诗廊

一群孩子和半亩方塘

李伊忠

三五个农家孩，欺负那一池天空
脱去一身的躁热
把安静的瓷蓝，变作流线的绸缎
用于储藏的太阳罐，打碎了散为一地的零花钱
金币乍滚，也滚不出蓝的边缘

这群孩子，笑闹着让这半亩方塘的天光云影
跌跌撞撞不再徘徊



教师随笔

周六，又是一个艳阳天。我蒙着脑袋，睡在舒适的大床上，做着美梦。昨天晚上看电视《李春天的春天》睡得太晚，调皮的儿子早醒了，在被窝里躲猫猫呢！用脚踢我说：爸爸，起床了，今天我们去河边玩去吧？可怜的双休日，自从这个小家伙出世，我就没睡一个囫囵觉，每天晚上语文早自习，又是初三班主任，朝五晚九，心累啊！为了儿子，我咬牙说：去。

我与妻、儿子去郊外散步，儿子拿着我的手机，放着歌曲《美了美了》，醉了醉了，边走边唱。儿子才两岁半，难得有父母陪他一起玩耍，他

煞是高兴。
弯弯曲曲的澧水河如一条蓝色的绸带缠绕着一望无垠的田野。田野的小草用自己星星点点的绿色，织成了一块绿茵茵的毯子。黄灿灿的油菜花迎风招摇，儿子走在最前面，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那么有味，田里的老水牛，路上的小石子。
妻子是个有心人，拿着相机准备给儿子拍一些照片，可是调皮的儿子总是不配合，喊他摆POSE，他心不在焉的，东看看，西瞧瞧。我的任务就是给儿子提水壶、拿零食。前面一道水沟，挡在面前，儿子

生活需要放手

向晓波

当仁不让，准备一跃而过。我怕他摔倒沟里去，急忙伸出手去搀扶他。儿子伸出来另外一只手，喊道：妈妈，快来，我牵着你，爸爸牵恩泽，恩泽牵妈妈，一起跳。我与妻子、儿子一起跃过了沟坎。儿子真高兴啊！说道：我真是太猛了，太厉害了！来到草坪上，很舒服、很惬意，儿子在上面高兴地打起滚来。

远处河边，有一对母子在洗野菜。一个小年轻骑着摩托车闯入我的眼帘，扑哧、扑哧……原地转了一个圈，我还以为是玩摩托车特技表演呢。儿子很感兴趣，咯吱，车停不

了，他放摩托车后面的低音炮了，DJ的歌曲富有动感，儿子给我和妻子跳了霹雳舞。这是他在幼儿园学的，表演给我俩看，妻子忙着拍他的镜头。我注视着河边的那对母子，妈妈在河里洗着野菜，儿子在一边玩石头，妻子隔得很远，但是说话能听见。哎哟、哎哟……小男孩玩石头扎手了，大哭起来。不知道流血没有？他边哭边向他妈妈求助。我以为他妈妈会飞奔过来，看看孩子的伤势怎么样？没有动静，他妈妈还是在洗菜。哭得真厉害，但是他妈妈还是埋头在那里洗菜。哭声由大而小，儿子哭着

向他妈妈走去，显得很委屈，很无助。一边哭，一边用手擦眼泪。不用哭了，擦干眼泪，哪里跌倒，哪里爬起，哭有什么用？妈妈对儿子说道。

这一幕，我看在眼里，心里想，如果是我，我应该怎么做。想想平时对儿子的教育、对学生的教育，在这个母亲的面前是失败的，因为在生活中我束缚了他们的思维，束缚了他们的行为，总是怕他们跌倒，怕他们爬不起来，越俎代庖，什么事都是亲历亲为。

散步回来，渐行渐远，留在我脑海中的事久久不能抹去。我觉得生活需要放手，海阔天空，心有多大，天就有多大。

（作者系桑植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）

情怀篇之十八

从斯坦·李的末路审视成长教育(下)

李炳华

为何一生才华横溢呼风唤雨的斯坦·李晚年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一言以蔽之，孩子不争气。为何亲生女儿会为虎作伥、残忍无情地折磨虐待迫害自己的生父？成长教育中思想教育缺失，情怀教育缺失，这样的及爱与方式所导致的教育结果可想而知：孩子应该经历风雨的年龄，却一直在父母的荫护之下躲避成长所必不可少的历练，如何能够获得生存本领？于是啃老寄生便成常态成理所应当，于是便越啃越没节操，越啃越没底线，且一发而不可收，直到父母被啃得只剩一把老骨头，便自然而然地想方设法榨干骨骼，甚至不惜丧失人性为虎作伥。这样的结果想来不会超出意料之外。而这样的教育思想，这样令人唏嘘令人悲哀甚至愤怒的案例，我们的身边也并不鲜见。

由斯坦·李我想到了另一位高寿名人，那就是比斯坦·李还多享4岁的百岁老人巴金。巴金是近代的著名作家，享誉文学界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还被国务院授予“人民作家”的称号。女儿的名字叫李小林。她经常陪伴在巴金的身边，但凡是巴金出访，几乎都是她陪同前去，照料巴金。和父亲差不多，她也是从事文学类工作的，毕业于上海的戏剧学院，是文学系的高材生，毕业后从事编辑，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委员。儿子名叫李小棠。他毕业于上海大学，同样也是文学系出身，从很早开始，他就一直在发表自己的作品，拿过很多奖，而且生活中，他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。但是有这样一件事，上海的政协主席陈铁迪来到巴金家探望，走到巴金家后，看到了自己的下属，工作的李小棠，他纳闷地问李小棠，为什么你也来这。身边的人急忙对陈铁迪解释道，这位是巴金的儿子。在李小棠的身上，没有一丝名人后代的影子，他从来没有在外面提及自己的父亲，在复旦大学上学的几年时间里，学校领导几乎都不知道，他是巴金的儿子。毕业的时候，巴金也没有为儿子去和谁打招呼，李小棠被分配去了文史室，他就专心的投身到了工作中，一干就是20余年。巴金的这两个儿女，没有因为父亲的名气就沾沾自喜，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发展自身，这是很值得佩服的。

如今人人都希望成名，渴望一步登天。浮躁的风气下，保持本心，充实自己，这是难能可贵的，也是人们所缺少的。而巴金的儿女无疑是有着情怀的。

毋庸置疑，成长教育中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是必不可少的，只是关爱与溺爱有着天地之差；同样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的大树，适时适当的遮风挡雨也是无可厚非，但这荫护与包打天下同样是有着云泥之别。不经历风雨的幼苗，穷其一生也永远只能是幼苗，永远也无法章程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，不跳出巢穴的有羸，永远也无法翱翔于湛蓝的天空，所有的成功，都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慈爱是天下父母的原始属性，孩子的成长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父母敢于狠下心来才是最浓的情最深的爱最大的理性。

教育最大的哲理其实只有两个字：情怀；人生最大的智慧其实只有一个字：度。